

嘉興
文獻
叢書

恬致堂集

(上)

〔明〕李日華 撰

趙杏根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恬致堂集

(上)

〔明〕李日華 撰

趙杳根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嘉興文獻叢書》

主編

蘇偉綱

副主編

丁小明（執行）

編委

張人鳳 徐樹民 葛渭君 羅時進 程章燦
江慶柏 沈 津 蘇偉綱 丁小明 吳香洲

總序

一國一郡文獻之興替，其大端往往與世運相陵谷。予觀夫嘉禾一府而略知天下之變，豈不信哉！

嘉興藝文肇自前漢。自漢以來，嚴忌之賦，見錄班書；陸璣之注，榮列四庫。迄兩晉與宋，陸、顧大族屢變文華。唐宋之際，若陸德明、劉禹錫、張九成，思極人文，縟彩郁於雲天，逸響振於金石。元之吳鎮，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明清之降，更成大觀。若清江有詩、士林有品、墨林有琴、倦圃有書，緣情托興，比符詩騷，皆一時之選也。推延至清，則嘉禾文光，映照當時，勝流遍地，詩家如雲。若李維鈞有梅會之選，錢陳群有八子之集，沈季友、胡昌基更譜一郡之詩系。若竹垞大佬，詞兼諸體，才思橫溢，聞其風者，海內景慕，後之文者，往往繼踵芳塵；若孟舉、梅餘輩，皆高吟宋調，宏利蒼然，非同凡流；若籀石宗伯，淳然古音，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張秀水詩幟而自成一宗；若寐叟鴻儒，植經入史，沈酣佛典，發爲辭章，則奇氣噴灑，魚龍變幻，莫識其端，其波瀾巨筆，同光之中，推爲魁鯨。長水文華，秀州偉傑，千載而來，氣逼雲天，冠蓋吳越。

而文章之盛，賴有載籍以延之，嘉禾好古之士，向以刊布鄉邦文獻爲己任，雖歷劫不滅，先賢之靈，

實此輩所呵護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流布嘉禾郡邑文獻者，其始自明樊維城《鹽邑志林》，入清，續有宋景闢《乍川文獻》、張園貞《烏青文獻》、沈季友《樵李詩系》、李維鈞《梅會詩人遺集》、孫福清《樵李遺書》、管庭芬《海昌叢載》、羊復禮《海昌六先生集》、朱壬林《當湖文系初編》、談文虹《武原先哲遺書》；民國，又有金兆蕃、張元濟《樵李叢書》、《樵李文系》之刻。力大者舉一郡，力小者舉一邑。爲文獻延一綫之脈，作續命之湯，至一郡人文之迹不爲無徵，弘文籍以不朽者，如斯人耳。

夫嘉興之文獻，多且廣矣！而今之病，不患在古刻名抄之不存，而患其深鎖於書樓秘室，持之者珍如頭目腦髓，來觀者欲睹無門。即若《樵李叢書》民國刊本者，當世不謀複印，欲窺其詳而無道。如此，與歷代之漸滅無聞者，又有何異？吾友蘇君偉綱，嘉興人氏，當世博雅君子，其雅好書畫典籍，既刊其看雲樓所藏嘉興五百年先賢翰墨，實繪以行世，名曰《煙雲在眼》，復推敬恭桑梓之誼，慨然規模孫、張、金諸鄉賢嘉言懿行爲己任，以一人私力，采數百載遺韻，收歷代闕文，而成一叢書，名曰《嘉興文獻叢書》。明清嘉興藝文、學術冠於江南，爲名公碩望所稱，然當世所知者不過墨林、倦圃、竹垞、籀石幾人而已，此書一出，則浙西之文獻彪炳於瀛寰，播式於全國，奚翅爲嘉興來學有所興起哉。自樊氏後三百年有餘，而蘇君以私志爲繼承，今第一集六種業已殺青矣，嗣是而後，至數十種文獻，集蘇君守先待後、恭敬桑梓之心與爲無終窮者共取，承命作序并囑急就，遂驚喜贊嘆而長言之極，知譖妄亦不復辭矣。

己丑冬角斜蕭明客謹撰於吳門獨墅湖之小雪堂

整理說明

- 一、《叢書》所收限嘉興籍先賢著述及與嘉興相關的歷代文獻。
- 二、嘉興地域範圍以現行轄區爲準，即限定以嘉興市、嘉善縣、平湖市、桐鄉市、海寧市、海鹽縣爲限。
- 三、《叢書》所收文獻以明清時期爲主，兼及宋元與民國。
- 四、《叢書》所收文獻以史、子、集三部內容爲主，酌情選入少量稀見經部文獻。
- 五、已整理出版過的歷代嘉興文獻，若不滿足以下之條件，《叢書》概不重出：內容對現出之書有所增益，可資補遺；版本比現出之書精善，可資校勘。
- 六、整理方法以標點、校勘、撰序言爲主。原著標題、卷次一仍其舊。
- 七、《叢書》所收稿、抄本及刻本中有後人批校評語，輒不錄。
- 八、不常見異體字徑改爲現通行之字，以不傷文意爲先。古今字、通假字則基本不易。
- 九、《叢書》所據底本內容有誤，包括邏輯舛錯、語句扞格者，概不爲之改易。
- 十、《叢書》統一以豎排、繁體字形式出版。

序 言

李日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字君實，號九疑，別號竹懶，浙江嘉興人。明末著名書畫家，也是很成就的學者和文學家。其著作很多，《恬致堂集》是其詩文集，應該是他所有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此外，他還著有《紫桃軒雜綴》八卷、《六硯齋隨筆》十二卷、《雅笑錄》十卷、《倭變志》一卷、《梅墟先生別錄》一卷、《味水軒日記》二十卷、《書畫想像錄》四十卷、《掛角編》四卷、《携李叢談》四卷、《禮白嶽記》一卷、《璽召錄》一卷、《薊旋錄》一卷、《竹懶畫媵》一卷、《續畫媵》一卷、《墨君題語》二卷、孫殿起《販書偶記》著錄其所著《紅豆詞》四卷、所編駢文集《四六類編》十三卷。《四庫全書總目》云《官制備考》二卷、《姓氏譜纂》七卷、《時物典匯》二卷，乃託名日華所作，《恬志堂詩話》三卷，則云乃書商摘取日華論詩語而成之者。

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二），李日華中舉人，次年成進士，是年二十八歲。此後，他先是在地方任職，歷官江西九江府推官、河南汝州判官、開封府陳州西華知縣。萬曆三十二年丁母憂，服闋，因老父年邁，上

疏請求在家侍親得允。萬曆四十四年，朝廷任命他爲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又以服侍父親辭。其父去世後，天啟四年（一六二四），李日華又被朝廷任命爲禮部精膳司主事，未赴任，可未久又升爲尚寶司丞，遂於天啟五年到京赴任。不久後，以公事出差之便，回到家鄉居住，直到崇禎元年，才回京師復命，又以身體不好爲由，上疏請求辭職。朝廷不允，崇禎帝說他「孝思恬致可嘉」，反晉升他爲太僕寺少卿。這也是李日華將齋名取爲「恬致堂」的原因，榮君賜也。李日華任太僕寺少卿後不久，又提出辭呈，朝廷這才批准。李日華辭職後，回到家鄉居住，崇禎八年去世，年七十一。《明史》有其傳而較爲簡略。其生平事蹟，見《恬致堂集》卷首其門人譚貞默所作《行狀》。

在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李日華及其《恬致堂集》都有獨特的研究價值。

李日華的老師之一是陳繼儒，當時著名的「山人」。可是，李日華是並不想當山人的。他不僅自己是寫「干祿文」也就是八股文的高手，對八股文深有研究，而且還大力宣揚作八股文的方法，爲八股文文集作的序言和題辭之類有很多篇。他居官或者鄉居，都殷切指點後進作八股文。對熱情指導後進作八股文的官員，也總是大加讚揚。

李日華也有政治才能。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地方爲政的實幹才能。他在地方任職時，興利除弊，爲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這些，他在各類文章中多次強調，譚貞默所作《行狀》中，當然也有詳細的記載。此不作詳細介紹。

他的出處頗爲耐人尋味。李日華從中進士後到去世，凡四十四年。其中因爲守孝和服侍父親，在家鄉賦閑二十四年，晚年在家居養前後十年，而真正爲官，不足十年，而真正在朝廷任職，肯定不足兩年。從他的履歷中，我們可以看出，朝廷對他實在不薄。有的晉升幾乎令人莫名其妙。按理說，李日華要好好圖報才是，爲什麼他要一再辭職呢？他自己也反復強調自己中進士後在家的時間遠遠超過過服官的時間這一事實，以突出自己對父母的孝，以及清高脫俗，不貪圖權勢富貴。恐怕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

他詩文中對朝政的疏離同樣耐人尋味。李日華生活的時代，是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萬曆帝的最後二十多年，幾乎沒有召見過大臣，當然更不認真處理政務，尚書、巡撫這樣重要的位置，空缺多年，甚至吏部和禮部兩個部尚書、侍郎同時空缺，也不任命。太監權重，橫徵暴斂，不斷激起民變。朝臣和太監有矛盾，朝臣之間也有矛盾，什麼宜黨、崑黨、齊黨、楚黨、浙黨等，他們和東林黨也有矛盾。所謂「挺擊」、「紅丸」和「移宮」三大案，就是當時朝政複雜的體現。到天啟年間，也就是李日華到京城任職期間，東林黨和閹黨鬥得日月無光。可是，這些大事件，在李日華皇皇五十餘萬字的詩文集中，竟然只是偶然地簡單提及，且多在事後而非當時，更加不用說像當時許多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參與其中了。還有一個事實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東林黨的主力，就在李日華家鄉所在的東南！對於捲入那些政治紛爭的朋友，李日華也絕對不和他們發生政治方面的瓜葛。例如，天啟五年李日華到京師任職後，很快就和

錢謙益成了交往密切的朋友。錢謙益是何等人物？當時政壇和文壇上的明星，被閹党《東林點將錄》點爲「浪子燕青」的東林要員！當時正是東林和閹黨鬥爭白熱化的時期。可是，李日華和錢謙益的交往，僅僅局限于文化方面，且他的詩文中，完全没有涉及錢謙益的内容！看李日華的詩文集，我們覺得他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歷史時期，那些大運動大事件，都好像沒有發生！他好像被遮罩起來一樣！其中恐怕也是有深層的原因在。

這就要說到李日華政治才能的第二個主要的方面，那就是不凡的政治見解。他的不凡的政治見解，還有隱性和顯性之分。

李日華不熱衷仕宦，刻意遠離朝政紛爭，詩文中幾乎沒有涉及這些紛爭，其深層原因，乃是他對當時的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因爲彗星出現，朝廷下詔，徵求意見。當時年僅十歲的李日華，竟然擬了一篇應詔疏，指陳張居正十大罪狀！塾師見了，大驚，急忙把那應詔疏燒了。李日華過早地關注朝政，過早地大膽試圖參與朝政，當然也過早地知道了參與朝政的危險。天啟五年他到京城做官，其時正是東林黨和閹黨鬥爭最爲慘烈的時候，許多東林黨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時，李日華找了個處理沐黔國葬事的閑差，乘機回到老家閒居了一年多，直到崇禎即位，解決了閹黨，才回京城復命。這時朝政氣象一新，李日華深受鼓舞，寫了他唯一論朝政的《條陳四款疏》上達天聽。不過，很快，他又一次次辭職，終於如願。看看崇禎元年以後到明朝滅亡這一時期那些做官的，特別是在朝廷做

官的，不管職務高低，恐怕沒有幾個吃到好果子的。李日華的文章中，除了那篇政論疏，沒有議論朝政的內容，但是，他對朝政的見解是隱性的，因為他的出處本身，他對朝政的疏離本身，就證明了他對朝政的見解是深刻的。當時許多人沒有這樣的見解。

李日華對地方政治的見解，則是顯性的。地方政治儘管會受到朝廷政治的直接影響，但是，有其自身的特點。為百姓謀利益，為國家輸送財富和人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這些切切實實的事務，幾乎是數千年不變，而朝廷政治，則可能是白雲蒼狗，變幻莫測。因此，不敢表露對朝廷政治見解的李日華，倒有大量議論地方政治的文章。他在擔任地方官時，有《與黃州瞿太守書》、《西城與通許張令君書論河口》等論治水；鄉居時，有《與蔡怡雲兵憲論水柵》等和嘉興地方官員論政務的文章。此外，大量的賀序、贈序、壽序、書序和賀啟之類的文章，凡是涉及官員政績和政事的，也體現了他對政務的許多深刻見解。

孔子說：「吾不試，故藝。」意思是說，他沒有為政的機會，所以，能夠習諸藝而通之，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李日華長期鄉居，有足夠的時間致力於文化事業，因此，他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李日華是著名的書畫家，在書畫方面的造詣精深。他既能作書作畫，又對書畫藝術有深入的研究。其詩文集，有大量關於書畫的內容，是研究書畫藝術及其理論不可忽視的資料。

李日華學問之廣博，在明代更顯得很突出，其意義也很重要。我們把他放在明代的文化背景下，就

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政治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強大的。明代以八股文取士這一制度，在很長時期內影響著明代的文化風氣。到明代後期，在這一制度影響下文化風氣方面產生的弊病，已經非常明顯了。弊病之一，就是讀書人讀書範圍甚為狹窄，僅僅是科舉考試用得著的經書四子文，以及當時風行的八股範文而已。讀不在此範圍的書，就是「雜覽」。青少年「雜覽」，長輩要批評的。這完全是應試教育。有的人甚至連經書等也很少讀，主要讀八股範文，竟然也能夠考取科名。結果當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和知識越來越貧乏。於是，前後七子出來，提倡復古。影響儘管很大，但主要還是在文學領域。即使七子自己，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學問也不算大。因此，人們常說，明人不讀書，明人空疏。

就學問而言，明代並非沒有博大精深學者，例如，楊慎、王世貞就是，像郎瑛《七修類稿》等學術筆記，也不是輕易能夠寫出來的。就學問風氣而言，整個明代，也是有變化的。明代中葉以後，特別是明末，讀古書的風氣漸盛，做文獻性、實證性學問的人漸多。清代的實學，其實發源於明末，甚至更加早些時候。只要看看當時的一些學術著作，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一種文化風氣的形成，很難只是歸功於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人，實際是由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明末重學問的風氣，也是如此。李日華就於此「與有力焉」。

少年時代，李日華就不受長輩的約束和時論的影響，廣讀古書。他認為，他之所以能夠考上進士，是因為他讀了很多古書，因為考官也看到了讀書人空疏的弊病，也想予以補救，所以錄取有學問的人。

關於讀古書和做八股文之間的關係問題，他有不少精到的議論，認為既要遵守八股文的規矩，又要顯示才氣和學問。他也以此指導他的兒子和其他後進。因此，如果要研究明代的八股文，就不能不研究李日華的相關貢獻。

李日華學問廣博，這在他的文集中也反映了出來。他年輕時專攻《毛詩》，但是，他對儒家其他的經典也非常熟悉。例如，其《河南癸卯武舉錄序》中，通篇用《周易》中的《豫》展開論述。非精于《周易》者，怎麼能夠如此？史部的學問，他「讀二十一史垂竟」。文集中也顯示出他的史學修養和史才。他曾經應嘉興府知府的邀請，纂修萬曆帝和泰昌帝的實錄，實際上就是這段時期內嘉興府的歷史，有序言保存在文集中。他又應嘉興知縣的邀請，創修《嘉興縣志》，有一篇很長的《嘉興縣志小序》保存在文集中。《嘉禾倭寇紀略》，則是根據親歷者的記載考核潤色而成，詳細記載了嘉靖三十二年以後若干年中嘉興等地遭到海盜侵襲的始末，對研究以徐海、王翠翹故事為題材的小說，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子部的學問，他明顯對老莊非常熟悉。至於集部，他不像有些人那樣「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對唐宋詩文也很熟悉，對歐陽修和三蘇尤其推崇。

李日華是個早產兒，身體偏弱。也許有養生方面的原因，他也信仰佛教和道教，閱讀了佛道二藏不少經典，尤其喜歡和高僧往來，甚至自己還身體力行佛道二教的修行實踐。他的文集中，有關佛教的內容很多，例如為佛教書籍所作序言、寺院的碑記和佛教事務的募疏等。有關道教的，也有一些。

喜歡立門戶，是明代士大夫，特別是李日華所處時代的士大夫們的一種風氣，政治、學術、文學，無不如此。李日華不僅在政治和文學等方面沒有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也同樣如此。他識解宏通，兼收並蓄，從來沒有攻擊任何學說或者任何學派。就總體而言，李日華的思想當然是以儒家爲主的，但是，他並沒有以儒家思想「攘斥佛老」。相反，不同的學派和學說，在他那裏都得到了尊崇和不同程度的融會。例如，他尊崇佛教經論，但是也欣賞禪宗。就儒家內部而言，李日華自然較多地尊崇朱熹等的理學，但是，他對王陽明的心學，同樣是信服的，津津樂道他從心靈感悟獲得的思想和能力。這種氣度和作風，是當時的士大夫們所普遍缺乏的。

李日華的文章，其總體特點之一是宏博奧衍。正是因爲他讀過很多書，有廣博的學問，因此，他的思想空間和話語空間是非常廣闊的。反映到他的文章中，思想就比較開闊，見識就比較精到，分析或者論述，就顯得遊刃有餘，左右逢源。與此相應，其文章中義理、辭彙、典故、熟語等也就很龐雜，有些甚至偏僻奧澀。他又喜歡用不那麼規範的縮略語，例如「下惠」、「迦文」、「單越」之類，再加上作爲書法家的他又喜歡用偏僻的字、異體字和通假字等，因此，這給閱讀造成了一些困難。也許正是因爲才多學富，他還特別喜歡鋪排，某個意思，他總要盡情發揮、反復渲染而後休，大有戰國之文的丰采。散文如此，其駢文等有韻之文也是如此。

其文章總體特點之二是設計巧妙。他的文章，一般都經過精心設計，很講究前後照應、伏筆、映襯、

抑揚之類的文章作法。即使是一些短章，寥寥數語，看似不經意經營，顯得亂頭粗服，但是，稍微細看，就可以發現並非粗率爲之。

其散文好用對仗句子，此法由大力反對六朝文風的韓愈大量使用，而宋人文章中也常見。李日華用此法，有其變化在，這就是有不少比較長的對仗句子，這樣的句子，在傳統駢文和散文中，是極爲少見的。他有許多駢文，這些駢文中，也有不少這樣的長句。

李日華的詩歌，內容稱不上豐富，無非風景、詠物、題畫和應酬等，主要是表現優遊鄉里的士大夫的閒情逸致。當然，他某些詠物詩和其他的一些詩歌是否寄託朝政內容，這有待於深入的研究。就藝術風格而言，其詩歌大體上符合前後七子的主張，而又與他們有不同在。其五言古詩如陶淵明和謝靈運，七言古詩和歌行，則如初唐風格，五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走盛唐王孟一路。其總體風貌是以氣韻風調取勝，華美昉麗，情致宛轉，高雅脫俗。這應該和李日華的氣質、個性、修養，以及他長期在鄉間閒居的生活是一致的。

《恬致堂集》四十卷，包括文五百三十多篇，簡牘銘贊偈頌題跋等二百七十多篇，詩歌一千一百七十多首，還有若干科場文字和雜記等，前有錢謙益作於崇禎十三年序言。詩文提及明代朝廷和皇帝之處，都在其上空一格。很明顯，這個版本應該刻於崇禎十三年至十七年之間。此後，這個詩文集，也沒有新的版本。清朝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恬致堂集》被列入「禁毀書目」，遭到禁毀。因此，這個詩

文集，已屬稀見之列。北京出版社《四庫禁毀書叢刊》收錄之本，乃是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刻本影印。這次整理，就是以這個影印本為底本進行標點整理。可是，這個北大藏本刷印質量很差，許多部分漫漶不清。感謝丁小明博士，他用上海圖書館所藏崇禎本對這個影印本作了校補，可惜，上圖藏本也有許多漫漶之處，許多部分完全無法閱讀，當然也無法用以校補。在校對書樣時，非常驚喜地收到了山東大學王小舒先生惠寄的臺北一九七一年十月版《明代藝術家集彙刊續集》本《恬致堂集》影印件。該本乃據崇禎刻本影印，其版式、字體與上述底本完全相同，但無錢序、曹序、李肇亨《述略》、譚貞默《行狀》，却多一篇文德翼所作的序。該本缺末頁，實不過數行。本書清校，即據該本校補。文德翼序亦移於曹序之後。

這個詩文集，文章部分由本人標點，詩歌部分則是小女趙衡標點的。標點古籍，沒有必要的學問和細密的功夫，是無法做好的。我們的學問和功夫，當然無法勝任標點《恬致堂集》的工作，因此，其中的錯誤之處，肯定是不少的。我懇切希望專家學者予以指正。

趙杏根

庚寅年歲末于蘇州

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晉宋間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信口酬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即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真僞，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是三君子之集，玄宰已行于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汧公、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汧公之流也歟？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壒遠；與鍾